

勾魂独孤客

(上)



# 勾魂独孤客

残阳 著

(上)

长春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大侠陆豪文手持一把象牙宝剑，为践恩师象牙剑客与武林无形殿主十年之约，孤身行道江湖。途逢一批神秘紫衣蒙面杀手血腥屠戮江湖各派高手，冲冠一怒之下卷入战团，终因寡不敌众，误中机关，被紫衣蒙面客抓回巢穴紫殿冥宫后打入地牢。但陆豪文天生对女人具有一种勾魂摄魄之魅力，乃被紫殿冥宫宫主之养女南宫玉珊看中并辗转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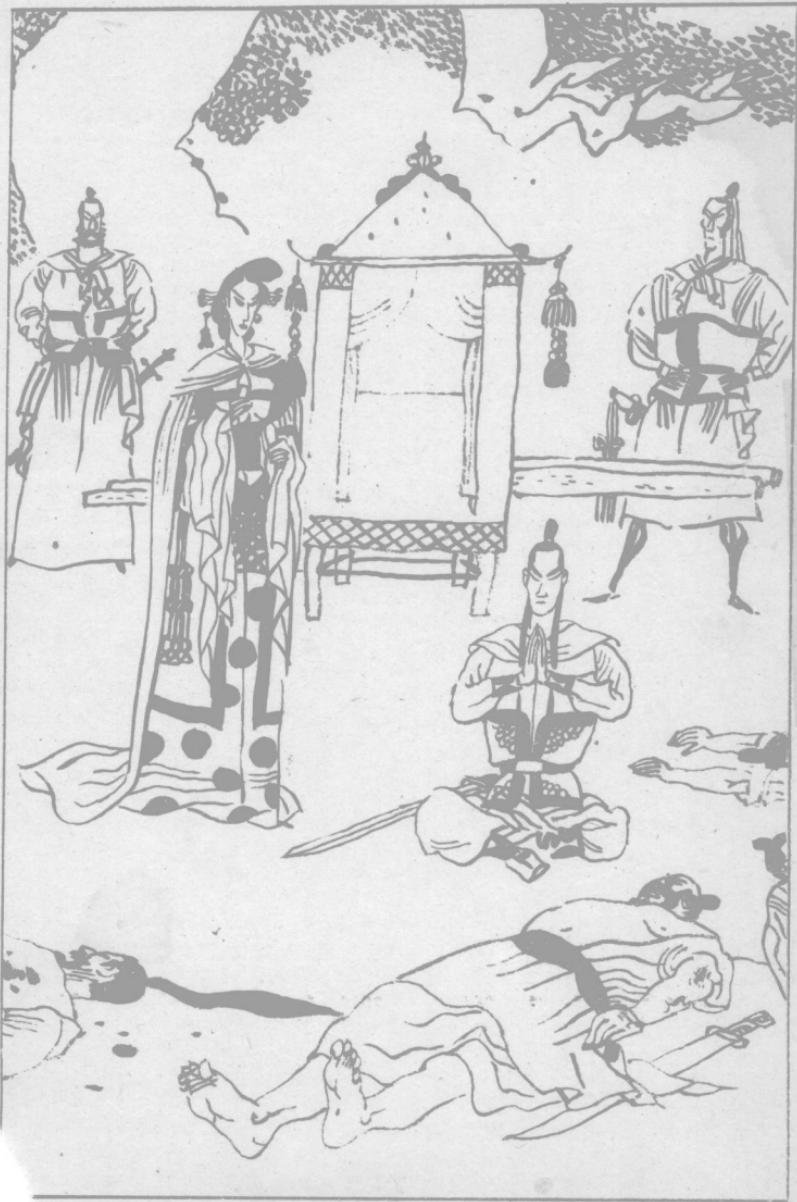
不料陆豪文桃花运发。才离虎口，又进温柔乡。他无意间闯入了天门禁地“青红谷”，遇见了李曼琼、李曼琳两位绝色姐妹，无端情牵意惹，不料两位姐妹的长辈又是紫衣蒙面巢穴中人，因而引来杀身之祸，被打入谷中万丈深潭。孰料被汹涌潭水冲到流传武林百年的“机非武库”之中，学得了盖世神功。

陆豪文重入江湖，与紫衣蒙面匪徒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厮杀。最终在武林正派高手东渡仙翁、无形殿主、千手神龙等的帮助下，全部消灭了紫衣蒙面匪徒，与几位红粉知己归隐山林……

本书是著名邪派武侠名家残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情节剑拔弩张，惨厉的金鼓杀伐声中，时闻燕叱莺啼；山穷水尽之后，突又豁然开朗。识者不可不读。



青年在沙漠中勒住骆驼，纵目远眺，只见浩浩平沙之中出现两个黑袍之人



她走下轿来问道：“这位小兄弟，看你负伤不轻，因何独自站在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头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陆豪文随手将紫衣人尸体放下，朝那姑娘道：“姑娘……神刀圣宫的路怎么走？”



珊儿长吸一口气，强自镇定的说：“周叔叔，有事明天再来吧。”

# 目 录

---

第一章	洛水浜人头还旧债	( 1 )
第二章	九华观讨药动杀机	( 46 )
第三章	索父仇怒对神刀教	( 90 )
第四章	七贤士义赠机非图	(133)
第五章	闯紫殿侠士陷囹圄	(175)
第六章	设金蝉玉女送香包	(219)
第七章	遭灭门雷娘单雪恨	(249)
第八章	萌春心姐妹双献身	(301)
第九章	负重托移仇乾坤教	(341)
第十章	红衣女单臂施淫威	(403)

第十一章	霸离娘老魔挟双美	(443)
第十二章	披蓑人雪仇现真身	(491)
第十三章	黑白道血战宾王府	(541)
第十四章	释恩仇邙山葬七贤	(581)
第十五章	遭虺淫侠女狂啖血	(620)
第十六章	破金牛豪客结无缘	(660)
第十七章	会君山四女事一夫	(699)

# 第一章 洛水浜人头还旧债

黄昏时分，有一个人在残阳夕照下唱着流浪之歌：

秋风起，秋草黄，

残阳埋进沙岗。

暮鸦归，雁南飞，

牧人回望，

天涯苍茫。

流浪人啊！

我要回故乡——

故乡是莺飞草长的地方。

那里，山碧水又长……

歌声停了，胡笛不歇，如流水一样的笛声，在长空里回荡……回荡，音波渐渐的低沉、消散，沙漠重又恢复了冷寂的面目。

沙漠上静谧如止水之中，突然传来两个人呜呜的哭声。片刻，哭声转烈，沙哑的声音之间又夹杂着悲痛的怒骂狂号！

这时，一骑瘦骆驼，正爬上一座高耸的沙丘，骆驼上坐着一个眉清目朗的青年。他手持玉笛，身穿一袭宝蓝长衫，配衬在晚霞红影中，显得分外的英挺俊逸。

青年在沙丘上勒住骆驼，纵目眺望，只见前途浩浩平沙之上，有两个身穿黑袍之人倒在地上，那悲痛的哭声便传自这两个黑袍之人。

他感到奇怪，两人是谁？为什么哭得这样的悲伤？

蓦地，远处平静中卷起一阵黄沙，黄沙中裹着一团白影如飞而来。青年人知道那是疾速奔来的人影。

那人在两个正哭得昏天黑地的黑袍人身边停住了脚步，现出一个白衣苍须的老者。他惊诧地大声叫出了黑袍人的身份：“是你们，沙漠双尊？”

青年心中一跳，心想：“沙漠双尊在武林中可说是响当当的棘手人物，怎会倒在沙地之上嚎啕大哭？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事。”

他牵着瘦骆驼，悄悄地转过几个隆起的沙堆，站在距三人数丈外的一个沙堆之后。这时听到白衣苍须老者问道：“孙兄，唐兄！你们到底因何事哭得这样的伤心？”

沙漠双尊收住哭声，悲声道：“我们，我们一世的英名完了！”

白衣苍须老者瞪着龙眼般的双目，精光四射，激动沉声道：“孙兄、唐兄，说哪里话来？我天山与双尊的沙漠广阔领域，唇齿相依。孙兄唐兄之事，小弟一向义不

容辞！”

“多谢宋兄的盛情，可是这回小弟再无面目见人了。”

白衣苍须老者是天山派的掌门人银麟龙宋子宽，他闻言骇然震退两步，双目炯炯盯住沙漠双尊的身子。

双尊抽噎一下，又想哭了起来，道：“宋兄一定看出来了，小弟下半身不能动。”

天山掌门银麟苍龙宋子宽竟全身一震，道：“两兄被人点住穴了！”

他身法奇快的“啪”“啪”“啪”一连在双尊的身上，拍出几掌后哈哈大笑，道：“区区点穴，能难住谁？小兄的大罗解穴法，无穴不解，孙兄唐兄请起来吧！”

但他却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答复，道：“宋兄，无用的！纵然宋兄解了小弟的穴道，小弟也无脸见武林人了！何况那个红幔小轿中的病婆子的点穴手法根本无人能解！”

天山掌门愕然愣住了，脸色也变了，不信地讷讷道：“本门大罗解穴法没有不能解的点穴手法，老夫闻所未闻，天下竟有这样的玄奇点穴之法？是谁？”

“一个坐在红幔小轿满脸病容的老婆子。她正向关内的方向去了，声言要点尽天下之人，一直点到……”

“一直点到谁？”

“武林无形殿主！”

“啊，那她目的是在找寻武林无形殿主，她用这种手段也太阴毒了！”

这时那沙堆后的青年人忽然双眉一扬，目蕴神光，从怀中取出了柄象牙短剑，虚空朝沙漠双尊连指两指。

说也奇怪，沙漠双尊猛然打了两个寒噤，便自站了起来。

这奇迹般的穴道自开，天山掌门和沙漠双尊自己都感到无比的惊愕。

可是沙漠双尊其中一尊，忽然仰天长啸，道：“长空万里，平沙无垠！但我还有何面目见人？”

天山掌门全身一震，狂喝道：“孙兄的英名虽遭挫折，可是……”

但他底下的话尚未说完，一声惨叫划起，沙漠一尊已自劈天灵，倒在沙中！

天山掌门掠身便朝另一尊抢扑，可是他还是慢了一着，第二声惨叫又告发出，沙漠双尊都为他们的英名殉身了。

沙堆后的青年也瞪大着一双俊目，心中忖道：“沙漠双尊为他们的英名甘心自裁，而我恩师受辱十年。十年，这漫长的日子，他是怎样过来的？”

他正想着，远际蓦地划空传来三声急厉的惨嗥，给沙漠笼上了一层恐怖的气氛。

只听天山掌门银鳞苍龙宋子宽一声暴喝，身形蓦展，带起一片黄沙风卷而去！

俊朗青年也赶紧跨上了瘦络驼随后跟着去了。越过几处沙丘，便见着三条虬髯大汉躺在沙上，且在圆睁着

双目大骂不休！

他无暇顾及他们，仅以象牙剑连连数点，又跟着天山掌门的脚印走去。

约摸十里，前途忽见有顶红幔小轿，由四个身穿红色劲装的大汉抬着，在沙地之上缓缓而行。

小轿之后跟着十二个一色短装打扮的沙漠郎君，个个手持长剑。

青年俊目一掠，便见天山掌门已隐向在一个沙坡之后，一步步随着小轿向前移动。他似乎全神注视小轿中的人物，并未发觉青年的行踪。

正在此刻，跟随在小轿后的十二人中，忽有一人厉喝道：“站住！”

其中三人一晃身已挡在小轿之前，长剑方自一横，猛然三声大叫，蓬！蓬！蓬！三人已倒在沙地之上。

倒在沙地的三个沙漠郎君大声怒骂。

仍留在轿后的九人，一人怒喝道：“你是哪里来的暴客，我们沙漠十二郎君的师尊沙漠双尊，与你素昧平生，并无远仇近恨，为何暴施毒手？”

青年隐身轿侧十几丈外，暗想道：“原来这十二人便是沙漠双尊的弟子沙漠十二郎君。”

这时，一个人轻细柔的女人声，从低垂的轿幔中传出，道：“谁管你们是双尊，十二君？凡站在我轿前之人，谁也不能幸免！”

青年淡淡一笑，暗想：“你也太过目中无人了，我要

在你轿前一站，看你能把我点倒？”

他心念未已，立听一声沉猛的喝道：“沙漠十二郎君不是吓唬大的，今日不留下点公道，你寸步难行！”

轿中女人一声轻笑，叱道：“走！”

轿后人影一阵急晃，长剑寒光打闪，但是掌风剑影中，厉叫之声大起，沙漠九郎君，如卵投石，一起倒在沙地上动弹不得。

一切归于沉寂。

红幔轿冲出三丈。

平地蓦然卷起一股黄沙，声势惊人。

小轿中一声轻叱，道：“谁人大胆！”

“老夫银麟苍龙宋子宽！”

白影一闪，轿前现出了满面怒容的天山掌门。

轿中人轻笑，道：“原来是天山派掌门人！”

“哼！你到底是谁？”

“让开！我是谁你管不着。”

银麟苍龙沉声怒喝道：“沙漠双尊为你而死！你想一走了之？”

“让开！”

“哼！老夫岂是惧你之人！”

“你是自取其辱！”

红幔小轿已移近银麟苍龙三丈之内，蓦地一缕指风发出，嗤！嗤的破空之声袭到，银麟苍龙沉喝一声，一掌狂劈！

刚强的掌风如狂涛罩向红幔小轿。

银麟苍龙猛感一股阴冷的指风袭体，他方自叫得一声：“不好！”

陡地指风若失，银麟苍龙宋子宽一怔。

红幔一掀，一条红影已划身而出，落地无丝毫的声音，定身在银麟苍龙之前，一个娇小的老婆子。

她一身鲜红，但那张蜡黄的病脸，与她的穿着一点也不相衬。

她双目射着两道寒光，紧盯住银麟苍龙宋子宽半晌不言不动。

银麟苍龙宋子宽与她的目光一触，惊退了两步。

病婆子已冷冷道：“宋掌门人！怪我轻敌，已败在你的掌中所套指风之下，但你可肯相告所施的是何指功？”

银麟苍龙宋子宽又惊退一步，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何曾施什么掌中套指的功夫来？但这病婆子看来也非凭空捏造。

他惘然不知所答。

病婆子等了片刻，不听回答，冷笑一声又道：“宋掌门人不肯明示，我也不强求，可是明人不说暗话，天山一派与我便有得纠缠了！”

银麟苍龙宋子宽猛然醒悟，大喝道：“老夫不知你所云，天山一派个个都是明来明往，磊落汉子，还不屑施那种掌中套指的阴诡功夫！”

病婆子冷笑道：“亏你还是一派掌门人，居然说出这

种不负责任、不顾信誉的话来！”

银鳞苍龙大怒道：“老夫从无狂语！”

“嘿！嘿！看你那张老脸摆到哪里去放？”

突然病婆子双目寒光一闪，厉叱道：“谁？”

一阵蹄声过后，前面百丈之处一个宝蓝长衫的背影，骑在骆驼之上高歌而奔：

暮鸿归，雁南飞。

流浪人啊！

我要回故乡——

.....

病婆子唰地掠起了五丈，凌空的身子疾射而下，正好落在红幔小轿之中，喝声：“追！”

“追”音方落，银鳞苍龙哇的一声倒在沙地之上，而小轿早已在暮色苍茫中追踪着那匹骆驼去了！

沙漠中陡添了十三个身不得动弹之人。沙漠中又复静谧如止水，忽然又一个粗豪的口音，狂歌而来：

风萧萧兮不复返，

.....

这种豪迈的口吻，听得银鳞苍龙和十二沙漠郎君心中一震，精神陡壮，脸上更现愤然之色，对那个病婆子更恨到了极点，可惜身被点倒，只恨得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不久，银鳞苍龙宋子宽等人但听沙地震动，一个身穿紫衣的少年人，生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大踏步而